

电影文学剧本



饶 趣 谭 愔 著

迟到的春天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I235.7/83

迟 到 的 春 天

饶 趣 谭 傪 著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 9 8 1 北 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部表现当代青年生活的剧本。

剧本以赵成和曾晓蓓这对青年夫妻的离婚为引线，运用倒叙手法，描写了他们的遭遇及其思想、性格。批判了“血统论”，揭露出“四人帮”的倒行逆施使青年一代深受其害。剧本以赵成被录取入学和他们夫妻的言归于好为结尾，从而展示出祖国拨乱反正、迎接春天这一鲜明的主题。

作者对主要人物性格刻画较鲜明、细致，富有生活气息，时代感较强。

迟 到 的 春 天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24插页：2 字数：50,000

1981年9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8,3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378 定价：0.20元

12/12/62

序

夜。

西南某大城市西郊居民住宅区。

一位高大健壮的青年男子孤零零地站在三楼楼梯口右边的房门前，几次抬手欲敲门，又都缓缓放下……他转过身，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：痛苦、忧虑、不安、为难……

房内，门已上栓，外加一把拖布顶着。一个年轻女人侧身倒在床上哭泣。

房外，他木然呆立了好一阵，长吁一声，拖着沉重的步子下楼而去……

房内，她突然下床，轻轻拉开门，哦，他不见了——只有那发红的路灯光照着空寂的过道、楼梯……霎时，泪水冻成冰，美丽的大眼饱含着忿怒与幽怨。她又关上门，走向卧室，从墙上取下像框。

特写：秀丽的她与英俊的他头挨头的双人照。两人都甜蜜地笑着，上面写着“赵成、晓蓓结婚留念”。

她打开像框，取出照片，拿起剪刀，抖抖地从中间剪断，把自己这半张揣进衣袋；在那半张背后，颤颤地写上两个字——别了！

音乐轻起，慢慢推出片名——迟到的春天。

一

百货公司党支部办公室。

门猛地被推开，大眼睛姑娘跑进来，焦急地报告：

“王书记，曾晓蓓两口子闹翻了！她说要离婚！……”

“要离婚！？”党支部书记王明瑶吃惊地站起身。“我找她谈谈。”

“她今天没来上班——跑回娘家去了！”

“唔，”王明瑶想了想，问：“曾晓蓓的娘家住哪？”

“玉泉路省科委的宿舍。”

二

墙上的木牌：省科委宿舍区。

晓蓓的妹妹曾晓蕾的卧室。

“什么？分开？我首先就不同意！”晓蕾一边对镜梳妆，一边说。

“你不同意算什么！”和衣躺在行军床上的晓蓓冷冷地说。

“爸爸也不会同意！”

“我的事不要你们管！”

“就是要管！那你当初为什么要……”

“当初算我有眼无珠……”

静了一会，晓蕾缓和了语气，诚恳地劝道：“姐姐，

你仔细想想，赵成有哪点对你不起……”

“他呀……”晓蓓欲说又止，长叹一声，搪塞道：

“他好，他好，都是我不对，该行了嘛？你让我安静安静嘛！”

“那！我陪你回家！”

“我已经没家了，这才是我的家！”

“你——我宣布你是不受欢迎的人！”

“你——卡不倒我，我到表姑家去住……”晓蓓抓起自己的衣物走到门口，回头骂道：“他好，他好，你去嫁给他嘛！”说罢，“砰”的带上门走了。

晓蓓又羞又恼，拉开门，冲到楼梯口，朝姐姐的背影厉声地：

“我要是没有朋友，就是要嫁给他！”

三

曾家门口，王明瑶敲门。

晓蓓余怒未息，将姐姐的行军床折叠起来。听见敲门声，她缓缓走到门边，揶揄地：“硬骨头，你又回来干什么？”

王明瑶惊异地：“我可是第一次上门啦！”

晓蓓一听声音不对，忙开门，歉意地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是说你。请进！”

“曾晓蓓在家吗？”王明瑶微笑着问。

“啊！找我姐姐。刚才我把她赶走了……你是——”

“我是你姐姐单位的，我叫王明瑶。”

“哎呀，你就是王书记呀？！”晓蕾不禁脸儿绯红，忙着倒茶送糖，十分殷勤而尴尬。好一会，才恢复常态。

“我叫曾晓蕾，歇歇我领你去找姐姐。”

“你姐姐要离婚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刚才就为这事闹了一场哩！姐姐也真怪，当初全家都反对，可她非要同赵成好，现在又是她非要分开不可！”

王明瑶有些纳闷：“那他们是怎样认识的？”

晓蕾给王明瑶的茶杯斟满水，坐在旁边，说：“文化大革命初期，我和姐姐都是红卫兵……”

四

文化大革命初期某中学的教学大楼。桌椅散架，门窗破损，几乎找不出一块完整无缺的玻璃……然而墙壁上，只要人能够着的地方，都贴满了大小、各种各样的时髦标语，或用浓墨书写的革命口号……

露天楼梯左侧的墙壁上贴着那副名噪全国的对联：

“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反动儿混蛋！”在它下边有一幅字体略小、尚未贴全的标语：“有成份论，不唯成份论，重在……”

两派学生为这针锋相对的对联和标语展开了激烈的辩论。

学生打扮的赵成，正被几个红卫兵从楼上往下推。他抓住栏杆不放，理直气壮地喊道：

“毛主席早就说过：有成份论，不唯成份论，重在政治表现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红卫兵打扮的晓蓓从楼上朝下走，趾高气扬地：“你站在什么阶级立场理解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毛主席的教导？”

已经挤到晓蓓身后的李聪，指手划脚地追问：“说！说呀！”

赵成换了一个姿势，冲着晓蓓：“是你们歪曲……”

晓蓓挤上前，手一挥，盛气凌人地：“什么出身？”

赵成气恼地：“我——你管不着！”

李聪凑近，指着赵成对众人：“此人是三十二中有名的保皇派！地地道道的狗崽子！他老子是个右派！”

在一阵哄骂声中，晓蓓傲慢地：“黑五类也敢到这里来刷标语？”转身命令道：“撕掉！”

两个红卫兵战士立即冲过去动手撕标语，赵成高喊：“你们凭什么撕！”也冲过去。

李聪冷笑着解下军用皮带：“就凭这个！”照着赵成的脑袋抽下去……

一群红卫兵从台阶上向赵成拥来……

赵成脚朝天头朝地倒躺在楼梯上，被碰翻了的浆糊桶从赵成身上滚了下来……

皮鞋在赵成脸上闪动着。他用一只沾有浆糊的手捂住打伤了头部，双眼饱含委屈和疑惑。在他眼里，是颠倒的教室，颠倒的人群，颠倒的“对联”……

一片喧嚣声……

“凭什么打人！”

“好人打坏人，活该！”

“要文斗，不要武斗！”

晓蕾高声朗诵：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绘画绣花……”

五

曾家客厅。

王明瑶深有感触地噓了口气，看了看手里拿着的一块软糖，没有吃，又把它放回糖盒，问道：“既然是冤家对头，那后来为什么……”

晓蕾直了直身体：“后来，我爸爸也被打成了走资派，姐姐也下乡当了知青，同赵成在一个公社。没想到前年回城时，他们都准备结婚了……记得赵成第一次到我们家，是七六年初夏……”

六

晓蕾的讲述声：“沉闷的空气使人窒息……一天傍晚，爸爸刚刚劳动回来，我们等待着姐姐和他……”

晓蕾将一件干净衬衣，递给在里屋擦澡的曾父。曾父下穿短裤，上穿背心，头发湿漉漉的……

敲门声。

晓蕾开门。晓蓓、赵成先后进来。

晓蓓介绍：“二妹，这是赵成！”

赵成头发挺长，象姑娘剪的运动式，身穿旧的青色大衣，脚上的皮鞋从来没擦过，分辨不出究竟是什么颜色。他向晓蕾行了个红卫兵式的举手礼：“见到您非常荣幸。”

晓蕾哭笑不得。引他们进屋。

晓蓓问：“爸爸呢？”

晓蕾：“刚回来，在擦澡！”

赵成坐下，大家无语。突然，里屋传出脸盆掉地的撞击声，紧接着听到父亲的“哎！哎！”声。

赵成站起来，姐妹俩忙推开里屋门。

里屋，地下反扣着一个洗脸盆。曾父一手捂额，一手扶墙，还在“哎哎”地呻吟着。姐妹俩扶他走出里间，坐在旧椅子上。经过赵成身边时，晓蓓低声对赵成说：“高血压，还要参加半天劳动……”

晓蕾给父亲倒水，递药；晓蓓为父亲穿好外衣。

片刻，曾父恢复了正常。

晓蓓：“爸爸，他就是赵成！”

赵成彬彬有礼地一鞠躬：“伯父，你好！”

曾父：“哦！坐吧！”

赵成坐下，从包内取出一个纸包，恭敬地递过去：
“在乡下搞的天麻，据说治高血压有效，请伯父笑纳！”

曾父未接。

赵成毫不介意，把东西放在茶几上。

曾父：“下乡几年啦？”

赵成：“八年！”

曾父：“现在干什么？”

赵成：“看水库！”

晓蕾插话：“不是正在招兵、招工、招生吗？”

“黑五类，狗崽子能有份吗？”赵成十分不满地反问。

晓蕾听了，忽然想起这位客人是谁，忙拉姐姐到一边，轻声问：“姐姐，他不就是当年学校……”

晓蕾点点头：“是他。”

“你怎么跟他好？”

“哟，我的好妹妹，还陶醉在‘红五类’里呀！连爸爸也成了走资派啦！”

“正因为这样，你更应该多想想自己的前途。”

“前途？！哈哈……”晓蕾突然发狂似地大笑起来。

“哈哈……”那边，赵成也大笑起来。

曾父不悦地看着赵成，以长者的口吻教育道：“象你这种情况，更应该加强改造！”

晓蕾嘴一撇：“八年啦，还不够？”

曾父：“喂——怎么能这么说？”

赵成：“一个人改造的好坏，不是看他具体的表现，而是根据人为的需要来安排。譬如老伯您，现在还没落实政策，就要劳动改造半天。有一天需要您了，忽然，您就又成了可以改造别人的人了！”

曾父：“你！——这样说不好。一个青年应该守规矩、懂道理……”

赵成：“无规矩就不能成方圆，这是我们祖先讲的正确道理。但在今天，要成方圆，又何必要规矩啊！”

晓蓓也插进来：“是呀，我们在农村守了八年规矩，又怎么样？还不是要看有没有好爸爸……哼，我可是一切都看透了，什么‘规矩’，什么‘大道理’……”

曾父生气地：“你们这些年轻人呀，照这样说，连你的爸爸也不可信了？”

赵成：“真心话就信，违心之谈就……”

曾父气得说不出话来：“你知道什么是我的真心话？我就是不愿意听你们这种放肆的言论……”

赵成微微一笑，站起身，不卑不亢地：“伯父，再见！”

晓蓓也站起身。

晓蓓：“爸爸！”

曾父：“让他们走！”

门边，赵成照原样给晓蓓行了个礼：“谢谢您的盛情接待。再见！”

晓蕾气得呼地关上门。

晓蓓在阳台上对赵成亲昵地喊道：

“成，明天老地方见！”

赵成一扬手，然后唱着歌，扬长而去。

我是勇敢的知青，

象雄鹰搏击风云。

.....

七

晓蕾向王明瑶继续讲述着：“从此以后，赵成再也没来过我家……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姐姐还是同他结了婚。因为这个，家里和姐姐一度断绝了来往。”

“是这样。”王明瑶更加不解地问：“那你又怎么从反对派变成支持派的呢？”

“那是粉碎‘四人帮’之后……”晓蕾正欲回答，忽听一阵敲门声。

晓蕾起身去开门：“啊，赵哥！”

头发剪短、衣着朴素的赵成阴沉地：“晓蕾来过吗？”

“来过，又走了。姐姐单位的王书记正在找她。”

王明瑶上前关切地：“小赵，来，我们谈谈。”

赵成默默地跟着王明瑶走进客厅。

晓蕾正在泡茶，忽然楼下响起了熟悉的口琴声，吹的是“花儿啊，你为什么这样红……”她想走又不便走，但焦躁不安的神情却泄露了心底的秘密。

王明瑶听到楼下又开始重复那句“信号”，便笑着说：

“晓蕾，忙你的去吧！”

“嗯，也好，你们谈谈。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”晓蕾匆匆跑出去。

八

楼下。

小杨又一次吹起“花儿啊，你为什么这样红……”

晓蕾从背后一把夺过口琴，拉着他就跑，拐过楼角，才停下来。

“你吹起来有个完没有？”

小杨莫名其妙地：“不是你规定的联络暗号吗？怎么……”

“你妈在上面！”

“我妈！？”小杨一怔，随即笑了：“开玩笑吧？”

“哄你是这个！”晓蕾比小拇指。“我同她刚谈完话哩！”

“哎，你同未来的婆婆谈话，心跳得很厉害吧？”

“呸哟！”晓蕾轻轻打了小杨一下，认真地：“她挺热心的。”

“热心？”

“一把手能这样关心普通职工的家庭纠纷，真不容易！”

小杨不以为然地：“其实，要离婚就离呗，何必干涉别人的自由……”

“那你最好别结婚！”晓蕾收敛笑容，转身就走。小杨慌了，忙拦住，赔笑：

“你，你别生气嘛！”

“我可不愿意他们离婚！”

“当然，我一向支持你的观点……走，去看看我装的电视机。”

晓蕾回嗔作喜：“现在不行，我还要去陪你——”

“你未来的婆婆！”小杨作个鬼脸，跑走。

九

曾家客厅。

王明瑶：“你们闹到这个地步，过去是否有些勉强……”

赵成：“不！我们是在风雨里相识，患难中结合的……她还在农村当知青的时候……”

农村集镇。

八月的一个赶场天。拥挤不堪的人群，喧闹笑骂的买卖，家禽牲畜的乱啼乱叫，给这个偏僻的乡镇增添了生气。

赵成无声无息地在街上走着……

“抓住他！抓住他！……”突然有人喊叫。

一个梳小分头的小伙子提着有盖的竹篮飞跑过来。

小百货摊边的晓蓓和外号叫大眼睛的姑娘回过头。

赵成听见喊声，下意识地猛转过身，正好与小分头撞了个满怀，两人都跌倒在地，竹篮甩到了街边。

小分头惊惶万分，误以为被人“阻击”，慌忙爬起，飞也似地跑了。

赵成拾起竹篮，打开盖子，篮内飞出一只母鸡。他忙东扑西逮……

一个农民老太婆气急败坏地追来。

赵成在街沿角落里抓住鸡。

老太婆赶到，一把扯住赵成的衣服，上气不接下气地：“不要脸，偷我的鸡……”

赵成把鸡递给老太婆，摇摇头，耸耸肩，一言不发，慢慢走去。

老太婆还在对看热闹的人们絮絮叨叨，晓蓓忍不住说：“你应该感谢他！偷鸡贼早就跑了！”